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峰文鈔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徐鋐

堯峯文鈔卷十四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誌銘四

前明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蔡忠襄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七年春二月八日流賊李自成陷太原原任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懋德死之賊長驅入京師無何諸臣立福王於南京於是禮部尚書顧

公錫疇上疏乞褒公曰輦轂淪陷天崩地坼大小文武官吏相率抱首鼠竄甚而迎降獻策為逆賊倒戈出死力者實繁有徒至於忼慨赴義則僅遇其人臣懋德以隻身控扼全晉備著勞績事窮勢迫灑血盟衆誓不與賊偕生城陷之日竟疇其志又能倡率旗鼓弁流盡為一時節義之冠苟不厚加恩卹何以慰忠魂而示以死勤事之報疏上詔予祭葬建祠謚曰忠襄是時閣臣馬士英與顧公修故隙媢士英者遂劾公失守罪以是格

贈麿皆不行東南士大夫爭搤腕長歎以為報公未盡云先是公之撫山西也方與陝西督臣孫公傳庭相犄角以禦賊最後孫公之師十餘萬大潰於潼關自成入西安掠榆林公所屬平陽汾州皆大震遂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獨提羸師三千日夜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者四閱月數上疏請餉不報請發禁旅及大同宣府兵為援又不報而會賊自榆林聲言寇太原於是太原復告

急宗友以書促公歸衞晉王王亦請救於公使者前後相望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守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公既歸宗友遽出走而賊遂從平陽渡河而北矣已宗友在道聞之以己之促公歸也懼得罪謀委之公以自解露章誣劾公不援平陽狀有旨解任聽勘且命郭景昌代公廵撫命閣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者皆逗留不進自成遣僞使誘公降公梟使者首竿之以令衆或諷公寇深矣盍循故事出竟候代

乎公毅然曰吾封疆臣死封疆耳此時存亡呼吸柰何藉口觧任以自便哉遂誓士民乘城自成怒公殺使者悉其衆五十萬抵城下先是公度郭外要害地瘞礮以待賊至適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礮殲賊衆無筭自成亦幾殆益大怒揮衆肉薄攻城越明日大風拔樹揚沙石天晝晦守陴者皆不能立又明日城遂陷公先草遺疏懐之至是以授贊畫知縣貫士璋而身督麾下巷戰久之知勢不支麾下士欲刼公走公厲聲不可徑下騎

徒行入三立祠祠故建以祀山西諸先賢者也時從公者猶數十人公從容登祠堂北向叩首呼曰臣力竭矣不敢不以死報復再拜諸先賢木主訖解腰帶自縊於祠之東梁從死者自中軍副總兵應時盛以下凡若干人自成既入城購公急或指示尸處賊遂戕而弃之海子材官段可逵廉得之竊買棺槀葬於南門外之東岡我

清順治五年公子方炳方炌往負公柩歸太原人無不

涕泣以送者又三年卜葬吳縣妙明山之麓而方炳以
行狀謁銘嗟乎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
則亡之公既奉旨辭任宜其有以自解免矣是雖待辠
竟上可也不則與衆偕奔俟賊之釁以為後圖亦可也
而公俱不謂然夫公之涖太原僅二年所爾自三秦瓦
解以後內無宿飽之儲外無蚍蜉螘子之援張空拳褰
桴腹力與虎狼相抗及其末也啖之以利而不顧訹之
以死亡而不悔殺身授命完節地下豈倉卒所能辦哉

公葢素宗王文成公之學至老猶聚諸生講論不輟幸而名成功遂享有封爵則為文成不幸而身死國裂委尸溝壑則遂為公雖遭遇不同而其不朽則均也方公為舉子得文成傳習録讀之歎曰聖學淵原在是吾今而後知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為根要以至誠為歸宿以知及仁守莊涖禮動為階級以發憤疑問渙造自得為工夫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適傳由文成而溯朱陸諸儒由諸儒而溯孔孟原流派別洞若指掌然

後知公之死也期以不媿所學者不負君父即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也以視匹夫匹婦之諒誠大有間矣按狀公字維立別自號雲怡先世居河南之新蔡宋南渡初始遷於吳曾祖安自太倉遷崑山祖疇贈某官父允忠贈某官至公三世皆冒陳姓公既貴始復姓歸於蔡舉萬歷末進士釋褐杭州推官上官薦治行第一當入為給事中以忤同縣閹臣顧秉謙改禮部某司主事又忤太監魏忠賢謫告歸忠賢誅復補禮

部歷員外郎至郎中出為按察司副使提督江西學政
改嘉湖道進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丁內艱
服闋補井陘道進左參政改寧前道我
清兵大入公有城守松山功又忤閣部楊嗣昌不敘量
移濟南道進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所在具有聲
望為上官所倚重在寧前祖將軍大壽久鎮邊其士卒
頗驕縱公患之入其營陽與好語良久大壽悅乃徐謂
曰邊事急幸幕府戮力敢相庇哉顧部下士魚肉商民

將軍不知也其請治之以全將軍令名保終始大壽敬諾邉人得頼以安總監髙起潛尤貴横公貽書責之曰職與貴監相見之禮不載㑹典憲綱體統當從義起耳貴監體不詘則為凶德職等體不伸則失所守今使職惟朝命是尊而貴監常得折節士大夫歡然通賔主意庶幾貴監享謙謙之譽職亦伸蹇蹇之節豈不兩相成哉起潛不能難也㑹以災異應詔言事公極言戡定必需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大道見小欲速終不足以撥

亂反治又言儒者心學不明類多黨同伐異禍亂實基於此既擢撫山西愍帝召見中左門詔問致治之要公首言四方多事皆由民窮為盜臣任撫綏當使窮民有飯喫耳又言愛民莫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何以服寮屬心又言兵富而後能彊欲勸屯田必信永不起科之令愍帝頗嘉納之葢其終始守正不阿類如此當前明之季中朝諸鉅公貴人惟知分持門户日夜以語言相齮齕其有賢者如公則輙委而擯之於

外矣設若假以便宜資以調遣使得左指右梧以扞禦

西北則天下尚可為也顛危之不恤方相與覂社稷而

覆之誰秉國成公豈能代尸其咎哉顧議公者猶曰失

守太原曰不援平陽夫以公之風采氣節既已爭光日

月而彼小子纖人蠹國僨宗之餘乃復靦焉面目騁私

意以詘公論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豈不當流涕痛哭者

與公享年五十有九配徐淑人後公十五年卒子三人

長方燸國子監生淑人出方炳方炌其仲季也方炳長

洲學生側室顧氏出方炌蘇州府學生側室葉氏出女二人壻管熙陳哲庸皆諸生孫男女若干人方炳所為行狀叙公官政甚具予畧其大者而又作招䰟之辭以銘公曰

公乎歸來雁門岌嶪道阻修些河流洶湃蟠蛟蚪些歸來歸來勿久留些公乎歸來䄂馬三尺馬鬣封些蒼松檜櫝森成行些歸來歸來乘雲龍些公乎歸來刻桷丹楹有崇祠些羔豚兔雁䄇豚胹些歸來歸來薦清醴些

公乎歸來元氣浩浩風烈烈兮大書特書在史冊兮歸
來歸來越千億年令名不沒兮

工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湯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尚書睢州湯公斌薨
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
上遣御醫胗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奠公柩命其孫馳驛
護公喪歸
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逾

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為公建生祠于學宮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識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也公卒之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為史官又辱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閥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别號荆峴晚又號潛菴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為金川門世襲百户其後調睢陽衛遂家于睢後又以功世襲指

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某者公高祖也曾祖趙城縣縣丞諱某祖州學生諱某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玩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弘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于元至

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顔不花之義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未達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槩以叛書乞頒寛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悅

世祖顧台至南苑慰勞再四于是聲譽大著居無何詔遷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在選中出為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

王師方下滇蜀闗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者旁午頗驕横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竄走山谷公戒屬吏毋苛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馭有法來者悉奉約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户闗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鼓砲石盜至即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故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陞嶺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贛贛四省上游地穹山深箐大

盜窟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刼值海冦犯江寧贛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畧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諜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謀者又一人而貰其餘黨贛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㢈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凌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僦賃廬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邃所行亦益力屹然

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
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
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總裁官既
又直經筵纂修
兩朝聖訓公在
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
上意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
撫江南陛辭之日

賜鞍馬綵緞白金五百兩繼
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
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
不節又喜蒱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妝冶服嬉遨山水
間以為常而市井無藉子弟尚拳勇用鬬毆恐喝民財
事急即恃勢豪為囊橐相習成風前任者訖不能治
公悉禁止不少貸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盛
寒劇暑載鼓吹笙帛往賽禱者絡繹相繼奸巫淫尼闒

入人閭閻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為政簡靜然下令期于必行賬吏蠹胥悉搖手屛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為衆勸數親詣學宫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邨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閭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為

分年帶徵請損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廢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年春有詔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闉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千里不絶及公渡淮乃已及還朝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逕不撓旋有輔導

皇太子之命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請告乃薦前

道臣耿公介侍

皇太子講爲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廷

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鐫五級留任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

暫歸省

上遣使齎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

言母老萬不能來奏上有

旨不允公去越數日
命改工部尚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劇遂卒配馬恭人子男子四曰溥曰濬曰沆皆州學生曰棐子女子三適國子監生趙登諸生李中張淑文孫男五孫女七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與無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為本於古今之治忽事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為先所撰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卷詩

文若干卷琬在史館出入必偕藉公淬礪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以視真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幾而公欲薦琬為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

召又欲以宮寮薦琬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訖今猶覥顏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輙淚涔涔被面何忍執筆銘諸然琬雅以直諒為公所許倘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

譏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負吾死友哉銘曰
猗湯屢遷肇興雎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為
國純臣為世儒碩道禰洛閩志宗稷益維吾
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蟄閭
里
世祖儲之遺我
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淮
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遽蒙前席遘彼舍沙伏

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習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帝德帝心簡在寧虞叵測生榮殁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天黄岡之丘不騫不圮瘞是銘詩以俟良史

廣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墓誌銘

順治中吳三桂等入川奉詔統東西兩路兵駐劄川南以圖進取而定州郝公亦

以御史巡按川中三桂方挾王爵擁重兵自衛驕横日甚而部下尤滛殺不法公性嚴正三桂頗忌之輙禁止沿路塘報公疏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閼若此安用臣爲實陰刺三桂也三桂益銜公既而東西兩路兵俱爲賊所敗三桂等遁至綿州公是時適監省試於保寧賊劉文秀前鋒且抵城下保寧士民洶懼公親率文武諸屬吏登陴揚言秦兵大至士民賴以少安因遣使賫啟及飛檄走邀三桂等赴救責以大義謂不死於賊必

死於法三桂等不得已始自綿州至公面授方畧具言賊可破狀訖奏大捷葢公功居多

詔令三桂次第頒賞公獨疏辭不受由是益與三桂忤又上封事力言三桂跋扈有迹策其必反三桂遂銜之刺骨潛使使詗公陰事無所得先是參議董顯忠等或以投誠或以旗下皆用副將銜改授司道等官率貪虐為民害公劾其不識文義遂還原職三桂乃嗾顯忠走訴於朝自謂識字公竟坐降一級調用矣復命久之三

桂猶銜不已又摭拾保寧城守事誣公冒功必欲置之於死

世祖燭公冤特從寛流徙盛京康熙十年今

天子幸奉天公迎謁道左具述按蜀始末

上改容傾聽慰勞者良久三桂既反如公言中朝諸士大夫爭訟公冤府尹蔚州魏公至謂為三桂所仇者正為

國家所取柰何棄置不録尚書宛平王公復繼言之最

後魏公再疏保舉部議皆格不行特
旨取還録用仍補本道御史出巡兩淮鹽課以稱職留
差一年其年五月擢左僉都御史未閲月再進副左其
明年遂命巡撫廣西
陛辭日
召對便殿屢奏軍國事宜皆當
上意
賜御廄良馬一之任踰二年以勞卒於廣西是歲康熙

二十二年某月日也諸孤以公喪歸擇於其年月日卜葬州之某鄉某原具行狀及公䟽槀寓書堯峯山中屬銘其隧道之石按狀公諱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復自號復陽先世自山西洪洞徙居中山遂為定州人曾祖某祖某父大鈁恩貢生考授府通判累贈某官公舉順治三年鄉試又三年成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改授湖廣道御史自少好學博通六經百家言留心時務數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每發論則原原本本洞見前賢

精蘊尤諳悉累朝典故居官慷慨有志畧見四方猶未寧一獨以澄清寇亂為巳任其在保寧圍中也世祖詔問公收拾全川實着公疏畧曰秦兵苦於轉餉川兵苦於待哺是兩敝之也故必秦不助川而後秦可保川不異秦之助而後川可圖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可抵秦運三年錦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為廬不難就也錦江之魚繞岸求之蕃於鷄豚此又富饒之資不當棄也若以衆兵家口悉移

成都照籍屯田命總副叅游畫地計口授之其他流移土著亦令各道招墾文武殿最專凖諸此所難者牛種則見今諸土官繳印邀襲已蒙恩給矣倘令每司出牛若干撫臣與之立券俟豐年即還其值當無不聽命者嘉定據叙重上游獨饒茶鹽更令驛傳道暫易穀種則牛種俱不難辦也臣故謂開屯便又曰川之所患者滇寇也滇東南連黔粤北連楚又西北連蜀五省山水環紆嵐瘴紛錯軍需不能輸騎兵不能突此跳梁小醜所

以得少延餘息也臣知滇賊所恃不過皮兜布鎧鳥銃劘刀善於騰山踰嶺而已而蜀中土官土兵其技猶嫺於此若拔其精銳以當前茅而用滿兵雄騎為之後勁則賊險不足以自固賊技不足以制人疾雷迅霆之下咸鳥獸竄矣臣故謂用土兵便其再補御史也會總兵官王輔臣等叛附三桂公既細陳各路出兵曲折則又曰兵有虛實策應如用秦隴寶雞平凉固原之兵以制賊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及從武關取漢中從鄖

陽取興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以掣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用西安潼關之兵以破賊之狡謀此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又疏言武臣縱部兵以戕民命有司藉謀叛以傾民家大吏雖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往往廢閣不行將何以收效萬全乎前後章奏數十上悉皆諳練兵事通達國體類此及在廣西諸屬甫脫兵火士民凋瘵最甚狼猺獞獠諸蠻所在睥睨公因疏陳調劑四策一曰虛糜之馬宜汰一曰添設之兵宜裁一曰要害

之設防宜酌一曰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是其言悉聽公區處又言宜停鼓鑄又言宜酌復南
寧太平思恩諸府縣行鹽舊制又言滇南班師例由黔
楚不當假道粵西土司中馳驅數千里不毛之地又為
故死事撫臣馬雄鎮傅弘烈請祠為故知府劉浩故知
縣周岱生請卹闔省皆悅服而便安之設施未竟公顧
已卒矣享年六十有一士民奔走巷哭者三日既而喪
將北歸炷香叩送者延道數千里不絕語及公必流涕

太息云當公之卒也護印者左布政崔某為公同門生故與公有隙先是前撫臣傅公在軍中以軍興不時凡挪移庫金踰七萬兩公既至乃請以庫項扣抵顧諸務倥偬猶未及扣也護印者遂劾公侵欺部議落職追補

奉

旨特稱公前任巡鹽及後任巡撫皆潔已愛民免其奪

職已又奉

旨稱公如前

諭免追庫項且曰以昭朕優卹廉吏至意葢异數也公學既淵博居奉天時益潛心義理之說尤嗜孟子及二程遺書嘗曰非孟氏無由入孔子之門非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既而築書室三楹間顏曰致知格物日夕危坐讀書其中其學以主敬窮理為工夫以身體力行為究竟如是者垂二十年而始歸歸而所得彌邃其見諸章奏政事者直公緒餘耳元配李淑人以前明崇禎末殉節死於井繼王淑人尤有賢行從公在奉天凡五年

而卒皆與公合葬子男子五相廩貢生林康熙壬戌科
進士俱王淑人出椿州學生楨枚女子子一適諸生梁
穆俱側出孫男女六士大夫咸謂
天子之於公其相得章矣既簡諸生前又卹諸身後曰
廉曰潔稱許再四儼然如家人父子何其知公之深也
琬則以
今上固知公矣然勿謂
先皇帝不之知也三桂兇燄方張公以一書生顧獨不

揣而與之抗微

先皇帝則公之元已喪而肉已齒矣假令不示薄譴以稍殺其怒則三桂反必速速則内煽川盜外連滇寇秦楚之間滋未易定也以故譴公於遠使避三桂其以緩三桂之反而留公為

今上腹心股肱之佐

先皇帝之心豈易測也哉故因叙次公事行而詳論之銘曰

顯允郝公謇謇諤諤迅擊亂臣如鸇如鶚幾二十年邪謀不作國有人焉彼殆膽落郝公顯允學與識雄

世祖是儲

今皇是庸兵籌民瘼言出必從一月屢遷寔簡

皇衷

皇曰汝諧汝撫西粤諸蠻睢盱遺黎杌楻嗅之咻之資汝廉潔以死勤事純臣之節生則庸之殁又卹之小人汚公鬼則誅之墓門桓桓幽堂巍巍瘞此銘文勞臣之

思

顧徐赤墓誌銘

君諱埴字徐赤姓顧氏自孫吴有國以來千四百餘年為吴中著姓父某祖某皆太學生曽祖某廕監生而高祖九思則隆慶中進士累官至通政使者也娶於王亦著姓少傅文恪公六世孫女君年甫二十六而病病數年始愈方危急中所費醫禱無算其家遂落且以文士雅不善治生數被困於徭賦而會王孺人又殁自分病

不能支遂析産諸子而身受其養性恬淡寡欲竟無媵侍至是病稍愈益揵户獨居一室中諸子以鮮衣好食進者輙屏不御峣然静坐終日頗習導引養生之説恍然若有所寤如是者若干年而丁太學公艱以過毀復病病屢愈屢發又六年而卒享年五十有八實康熙二十二年某月日也君少善屬文號名諸生為人仁厚坦易未嘗忤物尤喜賓客凡四方士大夫造門者無不盛供張與相結納當君未病時里中故有文社曰慎交予

之族人多厠其間而君亦與焉故予與從父自遠再從弟寶文皆數從君課藝飲酒甚歡而予仲弟揩九尤善於君其後社事益盛往來率賢豪知名士然以文章行誼見推輩行者計不過數人君其一也既而各以他故引去予亦宦游滯留京師而君遂病廢識者悉為君歎息及予自郎舍告歸始復得相見君雖善病而起居動靜如故予謂君既知養生以致壽考無難者嘗舉此以告君之長子敕五顧予言竟不騐也哀哉予長君二歲

自遠少於君亦如之搢九寶文視君俱畧相上下當君之卒也寶文已先一年死而自遠搢九死且乆其最乆者幾二十年矣獨予衰老僅在爾然則叙君事行使傳於後世非予其誰君有子五人曰敕五曰敷錫皆太學生曰撫五曰三典吳縣學生曰良五女三人適太學生陸裕國吳閭諸生胡鳴臯孫男女若干人先是王孺人葬長洲縣尹山某鄉之原君歿之明年諸子奉其柩往合焉君性純孝素不信術家言其葬父太學公也術者

阻以日干不利正色曰古者葬有定制何論利不利哉設不利吾自當之葢達而知禮如此故諸子悉守其家法云敕五字有典三典字有常方以文學著聲庠序間用能大君之後而顯揚君者將於是乎在銘曰

名不升於

朝壽不逮於耆天乎何知以君之善士而僅止於斯

堯峯文鈔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峯文鈔卷十五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誌銘五 共六首

席舍人墓誌銘

予數游洞庭之東山自俞家舍抵薛家橋其道多圮每新雨輙淖不可行諸往來者病之最後過其地則旁規以石中甃以甓者堅緻且袤數里矣問誰為之則曰席舍人所築也時山中婦女無他業每空手坐食以為恒

最後織作聲殷然接衢巷問誰為之則又曰舍人募鄰郡女工所教也問絜本及紡車織牀諸具安所取予則又曰舍人所給也予甚異焉問舍人為誰葢諱啓圖字文輿嵗貢生候補内閣中書舍人未授官而卒山中人雅重君故不字而爭以其官呼之云已予寓於嚴氏君之諸孤皆嚴出也因知君事行頗詳及將葬君來儀嶺之原復詣予徵銘予以是益悉君之為人按狀席氏避唐末黄巢亂始居莫釐峯之陽曾祖洙祖端攀皆不仕

考本楨前明文華殿中書舍人擢太僕少卿贈其先兩世如少卿官妣吴淑人而君之母則譚也君自幼喪母鞠於適母吴事吴有至性吴疾病晝夜不離左右自草青詞籲於神願以身代死先後四十九章至今其稾有存者為人恬靜寡欲未嘗孜孜錢刀為俛拾仰取計惟好行其德於鄉里凡宗族親故待君舉火者若而家待君資其婚嫁死喪者若而家山中細民苦貧祁寒則施褚衣炎暑則施苧裯病則予之藥不幸死而無以殮者

畀之棺無地以藏者又廣少卿先所置義塚至三十餘畆以畀之坎埋歳值大歉則出粟周之多或千餘石少亦不下數百石而又贖歸其子女之被鬻者收育其嬰孺之棄遺於道者歳所費率逾數千金山中大姓類以商旅纖嗇起家往往擁財自衛其尤豪者必華衣服盛輿從以相夸炫而君自奉獨與寒素者埒室無姬媵篋無玩好每積所入悉罄之於施予親黨患其異已或竊議之君聞而不少顧惜久則合一山大小疏昵莫不頌

服焉然後知予前之見聞猶未足為君異也君好讀書貯書累萬卷於是徧葺先賢嘉言懿行條晰部居共若干卷名曰畜德録晚歲病風痺者數年益鍵户著此書嘗題於書尾曰吾病瀕死惟以書未成為恨今幸少瘥有不强力成書而敢自惰媮者没無以見先賢地下病不能轉側至置書牀簀上俛睨之葢其勤於問學如此予故考君事行本末以為得之先賢者居多享年四十有三卒之日宗族親故哭之曰今而後緩急將誰叩也

山中父老子弟哭之曰今而後凍餒患難將誰恤也嗚呼若舍人者可謂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已當病之未革也先期謝遣醫藥語諸子曰吾之生也太歲在寅今歲申也月又如之寅申相戰吾殆將不免既而果然達者謂之知命卒於康熙十有九年某月日葬於二十有三年某月日昔太史公謂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顧其所述蜀卓氏程氏宛孔氏之屬其贏視君數倍而輕財好學不聞有似君者也以太史

公之文雄麗可喜故得遂傳於後世予自分筆力衰劣弗稱其能永君之傳哉惜乎君之不遇太史公也然而不可以不銘君娶嚴孺人生子男三長例監生候補國子監典簿永劼次歲貢生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永勛出嗣世父後次諸生永渤女二長適諸生許霦次許鄭茂帥孫男七女二俱幼銘曰

古不朽者惟德與言後儒弗能澌滅忽焉君也獨否善積慶延佐以著書日星昭然倚山面湖窜木森芊人亡

名存庶幾萬年

周文季墓誌銘

無錫周君文季諱炳文享年五十有四以康熙七年某月日卒於家以十年某月日葬於軍鄣山先塋之次曾大父某大父縣學生維新父鄉飲賓懷良皆有潛德配倪孺人三子廷韓廷范廷楊三女壻王仁濟華僑蔣士震孫男四曾孫男二君舉順治十一年鄉試與予同門生而子回翔郎署過從甚稀君抵京師間一詣予飲往

往杯未闌燭未灺即上馬言別未嘗促膝握手相欵曲
談笑也故予之知君也淺逮予老且病鍵户深山中故
交凋絶初不測君在亡廷范實來堯峯與相慰勞則曰
吾父墓木且拱吾母倪孺人亦相繼物故久矣問其學
則曰廢而輓彊矣問其資生之策則曰吾父不喜治生
遺汙萊若干畝已不足給糜粥矣因出其再從兄緘齋
先生所撰事狀示予然後得君之為人已廷范留山中
浹辰相與徵述君遺事然後益悉其詳予泫然流涕自

悔知君晚也乃襍取事狀中語并所述者書之曰君内行醇備析屋不計多寡肥瘠奉母方太孺人最恭自始疾訖革搖手戒家人毋令太孺人知將殮而目猶視太孺人至哭而拊之乃瞑雅善地理之學先是父葬鄧尉山有年君揣非吉壤謀欲遷葬諸昆弟難其事治命諭諸子曰必遷之廷韓遂改卜軍鄣山及啓故窆則羣蟻果蝕棺木幾盡矣是時君柩猶在堂當遷之夕家人聞堂中嗚咽號泣感以為君之靈也平居著長者譽好急

人之難鄉曲有憤爭者必詣君剖曲直交游親故以非辜被陷者必向上官爭其冤上官見君持論忼爽發於至誠亦俱信從之有同年生頗使酒難近方醉譁時聞君謦欬聲輙肅然起嘗語人吾所敬事者闔一縣惟周筠心耳筠心葢君別號也自少嗜讀書博覽彊記不專資為舉子文也凡四試禮部不第歎曰得而不止是無義也失而不止是無命也吾其如命何可以止矣遂考授教職其後以他事詿誤亦竟不及選也家故雄於一

鄉暮年益中落賴倪孺人力持之孺人尤習儉勤至老且篝燈操作不少休迎婦送女皆出自孺人遂以積勞遘疾享年五十有五卒於十二年某月日距君歿五年矣又十年與君合葬按周氏世譜相傳為吳偏將軍瑜之後其徙無錫景雲鄉者自宋制置安撫使諱應者始至今四百餘歲子姓猶環居是土土人因姓其涇周涇云銘曰

才之充學之豐詎不如轗軻終命為之道則窮倚幽宮

氣鬱�侍兩親有婦從筮言吉子孫逢

鄉飲賓徐府君墓誌銘

徐之先皆祖偃王又皆祖漢徵士穉而吾吳諸徐故多仕宦家皆往往各自為族其譜牒絶不相通莫知其何別也宋淳熙間有為常熟教諭者始家直塘鎮其後又遷長洲之采雲鄉列居下塘是為下塘徐氏自明世宗時迄今百六十年徐之以進士為大官者凡四人舉於鄉者又數人餘或以貲或以諸生貢學宮遂出而仕宦

者相望也故其人視他徐尤豪凡貲産之饒室廬臺榭園池之壯與夫輿服伎妾優伶之麗都悉冠於吳中四方冠葢日夜爭湊其門既入

本朝而徐氏驟衰子姓多以驕稺縱恣破其産畧盡中間能為恂恂篤行長者殆不過一二如府君是也君自少喪父族人輕其孱弱輒搆訟傾之君家於是中落及君為諸生頗強忍自力既而有子曰堂又能佐君幹理其家故稍稍復起然君每安澹泊好善樂施親故有不

能婚葬者必贍給之羣從有盜鬻先世義田者復率衆捐橐中金贖以供歲祀由是徐之長幼俱服焉醇厚謙謹葢其天性族少年嘗有所恃乘醉以非禮侮君旁坐皆為憤恨君笑不校也中歲喪其配汪獨居二十餘年旁無侍媵蕭然自得晚尤潛心於釋典遂呼予堂傅其家日惟晏坐諷習而已與予比屋而居予既老病杜門而君亦簡出不數數見也歲時偶一相見言若不出口者其在里中雖賤夫幼豎咸踧踧然與為禮稍閒讙競

聲輒趨避去里人推君長者年七十舉鄉飲賔衆悉以
為允其明年以病脚卒又明年堂將卜葬君於陽山祖
塋之次汪孺人先卒遂舉其柩合焉君諱綸字襄孫父
果達王父治安皆有隱德大王父有聲縣學生汪孺人
生男子一即堂也太學生女子三壻曰諸生施賛曰朱
楷曰江文模葬有日矣堂麻衣冠踵門言曰吾父於先
生為世戚且鄰比也知吾父者殆莫如先生茲墓石已
具而未有刻辭孤大懼無以顯揚而遂霣越其遺緒敢

惟先生也請予乃諸而銘之銘曰

予聞君祖考以來累世長者至君之身益以長者有聞微獨徐氏所希覯也即吳中巨室以貴富顯名者多矣而布衣恂恂卒莫踰於君維秦餘杭馬鬣巍然宜爾孫曾餘慶之延如曰無徵眡予銘言

金孝章墓誌銘

吾郡故多潔修好古獨行之君子近世如杜用嘉邢用理沈啓南先生降而至於趙凡夫文彥可之屬率皆遺

榮弗仕或以詩文或以字畫或襍出醫卜卓然有名於時其遺風餘韻至今猶傳述鄉士大夫之口自有明既亡吳中好事者亦皆棄去巾服以隱者自命當其初流離患難之中希風慕義儼然前代之逸民遺老也既而天下蕩平若其饑寒顛踣有能初終一節老且死牖下不恨者葢實無幾人若孝章金先生庶幾大易所謂樂天知命者與先生諱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少從其父宦寧夏往來燕趙間馳騎游獵頗任俠自喜遼左多事諸

邊帥爭欲延入幕府先生意不屑也既歸里始折節讀書受經於孝介朱先生之門朱先生數歎異之補縣學生名隱隱起數試於鄉不見收最後復赴試以焦氏易筮之得蠱之艮其繇辭云云先生愀然太息曰天豈欲我高尚其事乎吾將從此逝矣遂不終試而歸歸即謝諸生杜門以傭書自給是時明猶未亡也踰年流賊陷

北京又踰年

王師渡江吳人始深詫先生知幾云先生幼以善書著

聲吳中小楷師曹娥碑行草師聖教序悉有法度晚益自名一家兼工詩古文辭四方士大夫聞先生名以書若詩文來請者相次不絶里中窶人子手不持一錢亦日夕踵門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應之不少厭也以是三吳碑版旁及僧坊酒肆率多先生筆得之者爭相誇示以為幸閒喜畫樹石皆蕭疎有致其墨梅最工吳人尤傳寶之先生既善書平居繕録經籍祕本以訖交游文稾凡數百種無不褎潢成帙庋置縢鐍惟謹予嘗走詣

先生老屋數間塵埃滿案與客清坐相對久之自起焚香瀹茗稍出其書畫與所錄者娛客而已予嘗論之以為先生非忘世者也既以遭逢不偶積其激昂奇偉之材與夫輪囷結轖傲兀不平之氣訖於暮年而剷削未盡不得已寓諸書畫間吳中後生晚進高談賞鑒者徒推其書畫之工且欲求諸筆墨蹊徑之內俱未為知先生也先生年七十徧乞常所往來者賦生輓詩引陶淵明自祭文為況蓋其風流雅趣如此嘗有學使者慕先

生名欲招致之不可得因歎曰清真絶俗雖古之沉寘不過也壽七十有四某年月日其孤葬先生長洲縣瓜山之萬字圩以狀來乞銘按狀曾祖龎祖可大考永昌官陜西寧夏衞經歷妣徐孺人娶浦氏先卒女二長貞琬適吳江張某次貞琰適長洲方某男四長上震某科武舉人今方為某官次侃次祜次預早卒孫男三先生篤於孝友每居喪必手書孝經數百本以乞人撫愛仲叔兩弟尤力晚而自號耿菴又嘗自書其堂額曰孺宜

以志之銘曰

於學則豐於德則崇不逮於用維時之窮庭有幽蘭先生所藝簏有奇字先生所制潛光隱曜後人是詒後人其昌斯石識之

江太一墓誌銘

休寧之江素號右族其先世葢家於浮梁唐天復中有主休寧簿者遂占籍焉是後子孫延衍散居休寧之郲陽梅田二鄉而公則從梅田徙蘇者也諱五聲字太一

以鄉飲大賓諱茂時者為父鄉飲賓諱判者為大父昆弟凡七人諸昆率以文學擅名仲氏又舉於鄉而太賓獨奇公才特命之治鐵冶於蘇遂用冶鑄起其家其為人任俠重然諾徧交四方賢士大夫凡士大夫至吳者無不造門投謁公必盛供張酒肴筐篚具迎送之禮由是得好客聲而予之族女方歸公家孫為昏姻家故汪氏亦無不交於公者公所居在吾吳西郭外比年以來予徙居公里相距不數十武顧予宦游京師有年及其

歸也又以病杜門獨不及登公之堂而識其面然詢里中人則襍然推曰此長者也公既歿免喪而公之諸子始介其友俞子無殊數往還予家時時敘説公軼事益知其果長者公性好施與尤厚於同族有貧而鬻女者立捐貲贖出之且為之擇所歸有無行被陷於盜者族人咸唖詈不齒也公顧憫而援之得脱其罪其人卒悔悟不復為非或以緩急告即如所需以應久而負公不償公遂毀契書如此者凡數人貲亦不下累千金公之

好行其德悉此類也平居嗜讀史書又喜購古鼎彝罍洗次至官哥窯以下磁罌若前代朱黑髹具之屬羅列便坐左右每間於家政及賔客之務必入精舍焚香據几或摩挲諸玩好或手史書一弓且覽且諷翛然如在世外非獨其人長者也葢實有隱君子風焉享年六十殁於康熈某年月日配程孺人先公十年卒子男五接荷士駒皆國子生接芹吴縣學生士習蘇州府學生士騋吴縣學生女六人其四皆配名族餘未行孫男十六

人承謨府學生承備承詩吴學生承倌承儆承俊承誠吴學生承份承説之訓府學生承俅承度承祜承恩承祐承偲女十三曽孫男四女三承謨即娶予族女者也承誠之訓從其季父士騋今方游予門某年月日諸子葬公某鄉某原以程孺人祔公既隱德弗曜而子若孫類俱守公遺業恂恂謙謹足為保家之主且有讀書能文章者其蕃其昌豈不在後之人乎於是無殊為之撰狀予則誌而銘之曰

善之積也慶有餘公蘊其善弗及攄詒子若孫詩與書其興勃焉立可須銘以識之語非虛

鄉飲賓席翁墓誌銘

予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事趨謁席太翁仲遠翁之季子婦予外妹也是時翁年七十餘矣長身飄鬚衣冠甚偉其輩行既尊於予年齒且高顧具賓主禮甚恭拱揖進退如少壯者酒次叙説山中諸佚事首末纚纚可聽予心知其長者也别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

歿其家將禫矣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圃中間樹木蒼秀
亭榭潔雅又各於其旁穿池蒔蔬備極幽人逸趣微但
保家之主庶幾能亢其宗者也然則翁之所詒遠矣翁
諱本夂仲遠字也先世有仕唐至武衛將軍者始家東
山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樊瑞國學生以善封殖起家翁
少為青浦諸生所至偕諸名士日夜以問學相鏃礪故
其所得醇深而於應舉之文最工然數不利於場屋中
歲始自喟曰命也文其如命何盡屛棄所業翛然不以

名第介意數延故舊賦詩飲酒為樂竟用是老焉暇則簾閣據几手繕寫諸大儒語録至數十卷又嘗訓釋孝經而尤研精覃思於易其論乾之九三曰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為人中之龍也怠心一萌龍德乃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乃自號惕菴其為學根柢如此予惟自明萬歷以來山中高貲者推許氏翁氏兩姓為甲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結納四方賢士大夫非

僅纖嗇擁財自衛者也故凡春秋佳日遠近籃輿畫舫爭集其門一時名卿士大夫如華亭董尚書玄宰陳徵君仲醇嘉定李進士長蘅太倉張内翰天如儀部受先之屬類推翁許為湖山主人一切管絃歌舞之娛牲牢酒醴供張之盛所費殆將不貲絶無分毫顧惜雖古諸侯所謂賓至如歸者弗是過也翁許衰而席氏遂興予雖晚進幸而得一從游蓋有往者流風遺韻在焉逮翁歿而山中承平故事邈然不可復覩矣古曰在昔昔

曰先民能無為之追嘅乎哉公雅性儉樸自奉無重綺兼肉惟用以施予不倦當順治之初臨清罝店所有盡亡於兵火而翁施予如故每念族女多嫠而貧者買田若干畝歲計所入贍給之曰吾以勸貞節也元配姜賢而無子嘗出匳中金為翁買兩妾及冢子甫生翁即擇對庀妝具嫁遣之其最後買者侍翁彌年既嫁猶處子也由是里黨翕然推服至於賑饑瘞胔治道梁葺學舍衆所夸說義舉者在翁視為固然雖吏僕握算不能以

悉數也有司聞之遂延翁鄉飲邑人無老幼咸謂不忝云享年八十娶姜氏享年六十側室沈氏善事其適且嚴於御下與適姜並以賢著皆先翁卒子男子二曰士琨曰士璵皆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子女子三曰諸生嚴某曰徐某曰諸生蔡某其壻也皆沈出孫男十孫女七曾孫男十三曾孫女十一始翁壯歲猶未有丈夫子自謂不宜子矣至是中外子姓將踰五伯指其在提抱者弗論也歲時奉觴上壽綵衣朱舄交錯滿前有不能徧

認者洪範五福翁實蕪之此長者之效也兩君免喪之次年葬翁夫婦於卜家山新阡以沈孺人祔是為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某日銘曰

積財匪艱積善為艱財久而傾善久則敦翁也善士又益以學窺易微指乾三惕若菑之畬之厥惟播之我躬之淑我後之詒環山面湖幽堂既考餘澤綿綿伐石是詔

堯峯文鈔卷十六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誌銘六 共八首

敎授文林郎閩縣知縣劉君墓誌銘

君諱惠恒字子廸別自號養孺姓劉氏漢中山靖王之裔在唐有禹錫者顯名於時其後再遷始定居無錫至君之大王父封郎中諱陛以舉人兩署教諭偕其子光禄少卿後先咸著聲望同縣高忠憲公少師事郎中而

與少卿同朝相友善故郎中父子之殁也悉忠憲公誌其墓少卿諱元珍由萬歷中進士累官南職方郎嘗劾首輔沈一貫朋邪蒙蔽狀以故削籍既起少卿又劾故贊晝劉國縉與楊鎬李如栢扶同賣國直聲震天下推為東林黨魁少卿之子封知縣諱明翹生四子君其長也舉順治丁亥進士授福建閩縣知縣廵按御史䟽薦治行第一内擢有日矣會以抗直中忌者罷歸年甫二十有五遂杜門謝賔客益自力於學不復言仕宦者凡

三十有三年於書無所不讀尤好宋儒語録而平居所
私淑者則専在忠憲公每恨不及從公游也故其學本
諸静坐而用致知格物為工夫躬行心得為歸宿每欲
由忠憲以溯程朱由程朱以溯孔孟其原委統緒井井
如也葢晚而益邃於易絶不喜佛老兩家嘗歎曰佛氏
不知性老氏不知心本原既誤必無與吾儒可合者又
曰天下聰明才智之士多流入佛老亦未取五經四子
及大儒諸講義熟習而深思之耳不然吾道廣大精微

方孜孜汲汲日夜從事於此其於彼佛老之學非惟不敢實有不暇也病肺將革為手囑數百言凡棺中幅巾絞衾次及殮葬之制悉具且言治喪禁用浮屠其說曰吾閲釋氏懺文皆悔過遷善之言非謂拜誦便有益也佛非愚人人柰何自愚耶君之議論類如此嗟乎晚近士大夫少而躭章句之習一旦登朝則溺於功名富貴聲色賄財之好未嘗有得於學也至其暮年則氣薾而志昬而又有所謂死生禍福者搖兀其中於是乎惟釋

氏之歸高者或竊其緒言以自文而下者遂趨於佞佛欲藉是以得福而逭禍延生而賒死不亦大惑矣哉予老且病作治命以教誡二子其說與君畧同然聞者不以為疑即以為妄度二子之心亦未必其能遽遵也幸而有如君者行之於前予庶幾得援君以自信而強吾子以必從也夫然則君洵可謂賢矣享年五十有九所著有樹樗園詩集五卷贅語遺稾各若干卷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孺人秦氏二男子長曰學洙蘇州府學

生次曰學柔殤三女子長適秦宏爵次適吳茂鋏次許諸生秦汝瀚孫男女各一初君之在閩也公廉有惠愛於民及去官無錢以治喪上官知君者予道里費始得歸其鄉瀕行哭送者數千人然君為吏甫三載凡有設施未足以竟君所學故予不復詳次云銘曰

維忠憲公明鉅儒德言煌煌日星如維君與公同里閈一試而蹶潛其軀私淑先正儼步趨力研奥旨探遺書忠憲之學斯不孤憤世陷溺惑且愚欲扶儒術揮浮屠

辭而闢之抉根株忍使羣心逐淪胥賢哉若人今則亡銘以示褒非曰諛

周宏叔墓誌銘

君諱其字宏叔姓周氏其先家於常州有諱應者宋開慶進士歷知建康府制置安撫使始居無錫其後他徙越十一傳而復歸故自君以上數世皆無錫人君為諸生以才畧著聲譽不幸早世配華孺人生子男子一廷旦縣附學生子女子一適華某孫男三鈞鑄鏜孫女一

曾孫男女三君卒於順治二年某月日春秋三十六孺人卒於康熙十九年某月日春秋六十八相距踰三十五年先是廷旦卜葬君於大池之新原及免孺人喪之次年遂啓君壙以某月日奉孺人柩往祔其去君之葬亦踰三十年矣君有弟文季予鄉試同門生也故廷旦介文季子某來乞予銘予不得辭因按狀中所載次第韻之為銘以授之廷旦復言曰先人棄孤某早故其述遺事也弗詳此某歿世有餘憾者也予應之曰昔孔子

少孤不知其墓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若吾子知而述者視孔子不既多乎夫何憾銘曰

以國為氏巨莫如周源也則遙霈霈其流君之鼻祖曰瑜公瑾為吳名臣江東以振自瑜而下繼繼繩繩醇儒純吏在宋有聞爰自毘陵來居無錫里曰錦雲于田于宅元明之交子姓播遷有諱清者始還故壥曽大父後大父維新潛采匿曜仍世弗振皇考懷良碩德藹藹郡延鄉飲充賔之介厥緒既作逮於君身少居黌序郁然

有文文何足多此小儒事君視勲名直戾契致詔遴騎
射騁而輓彊俛仰自雄莫與抗行勝朝之末黨人騰沸
君雖家食為國喑噫譬彼嫠婦不惜其䋣宗國將隕中
夜涕洟江淮搶攘震驚郊野釃酒椎牛頋衛里社志斯
豪矣人則搤之材斯長矣命又促之及乙酉歲洊臻喪
難殷憂弗勝竟訖君筭嬪惟孺人鵞湖其鄉婉婉令儀
克事尊章克睦先後諸姑姊妹以是助君克稱賢對君
之甫歿孺人號吁臣也死君婦也死夫於義宜然藐孤

孰怙強顏視息冀完門户孺人盛年苦節是貞送老字幼如君尚存孺人白首廿節以終見君地下靡愧於衷長山之陽大池之側君與孺人實棲體魄有櫝有松鬱乎墓門君與孺人用佑後昆後昆如何遺澤爾保爾熾爾昌茲銘可考

仲翁墓誌銘

由吳江縣治東南行七十里有地曰盛澤其間川流回環煙火稠密四方商旅雲檣風帆相望至止號爲巨鎮

而處士仲翁之家在焉葢居此累數世矣翁善生殖喜讀書好客不厭遣其兩子棟樞挐舟過堯峯之麓數從予游予聞翁之訓曰儒者以品行為上辭章次之以問學為先仕宦又次之故兩子斌斌醇雅有聲庠序間為輩行所推及翁歿將葬棟來乞銘侍予側竟日與之談笑未嘗露齒揖之食飲未嘗輒舉酒肉訪以先人遺事必掩淚而對不踰月樞復來速銘其舉止復然予始歎仲氏家學有素又稔知翁為孝義篤實之君子也翁諱

其字文濤其系出先賢季路世居山東濟寧州有諱基者宋建炎初南渡始徙籍吳江嘗知台州府即翁之十六世祖也曽大父某大父某父時彦皆潛德弗耀母徐生四子翁其季也甫八歲而孤臨父喪極哀如成人里父老以為異長值湖寇之亂走避他境屢瀕於死家以是遂落而奉事母徐逾謹最後母病將革夜輒籲天求代并刲股肉以進母殁且久言之必嗚咽不止里父老益以為難家既中落以儉勤濟之故復起其自奉過薄

無世俗華靡放佚之習輕財好施雖傾槖弗顧中外婣族子姓不能衣食婚嫁者必以告不幸死喪不能含殮坎瘞者必以告翁悉厭其所欲而去他如藥病者棺殣者泉粟其窮獨者不問識與不識也甃其衢路之淤者圮者木石其港瀆之不梁與梁而不支者不問里衆之勾募以否也先是故產已析矣而伯兄為怨家所訐遂興大獄翁度兄不能支願出所受十之四為助族父或搖手曰若年少不解事必貽後悔翁奮曰吾奚悔哉既

而獄久不決挺身趨訴上官乞直兄寃牽連彌年盡費其所受産始得解伯兄陽陽弗之問翁亦怡然無秋毫芥蔕意也嗚呼斯可謂之君子也已以故遠近慕翁者爭趨之歿而里中無少長皆出涕太息昔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吳人澆浮舊矣顧以斯鎮一隅之地而得孝義篤實如翁之為者則孔子之言不猶可徵矣乎翁自少警敏雖以避亂廢書暇即記誦經史旁及天官歷數諸家畧皆通曉以吳江瀕水尤好言水利至於合

縣所賦錢穀一切款項本末利病無不瞭然者在衆中議論侃侃不肯骫骳婞阿隨衆意開闔衆亦敬而服焉臨殁告諸子曰吾家故先賢裔也若曹能力學積善毋辱我與吾祖足矣壽五十四娶吳氏子男六棟國子監生果捷吳江學生樞府學生鸞鳴浙江錢塘學生楷槐女四長適太學生王統次許諸生蔡某方某孫男女四卒以康熙二十年某月日葬以明年某月日其墓在琪字圩之八轉灣距所居凡九里銘曰

遥帶淞江近俛具區有木喬如有邱盂如既鞏既安君子之居維後之振維前之儲委慶後昆久益有餘銘以俟之斯言匪訣

觀濤翁墓誌銘

東山金君孝植曰吾金之先故居彭城宋建炎初始散徙江左元延祐中吾始祖遷於洞庭東山之橘社村十一傳而至吾父觀濤翁年十歲畧通經書大義不幸年十一而孤稍壯棄儒佐席氏賈翁故席出也門下諸客

行賈者數輩其舅獨知金甥公廉可任禮之在諸客右命諸客悉聽翁指翁善治生他賈好稽市物以俟騰踴翁輒平價出之轉輸廢居務無留貨而已以故他賈每致折閱而翁恒擅其利他賈所市物爭取賤直其貨多苦窳翁獨求其貴良者人以是悉趨翁諸所居物既易售而其利又數倍凡佐席氏者三十年所遣客歲走四方往則受指於翁返則報命其子本悉集翁所席氏不復問其出入然未嘗取一無名錢所親厚或微諷曰君

縱不欲自潤獨不為子孫地耶翁叱之曰人輸腹心於我而我負之謂鬼神何諷者色赧而去為人有至性尤忼慨尚義居母喪號踊殯葬如禮伯兄病客任邱翁往與訣病者噤不受藥翁以藥進齧翁指幾墮翁絕不覺痛遇僧傳以良藥始得愈有寄白金若干兩者其人客死無子行求其壻歸之壻家大驚初不知婦翁有金在吾父所也故山中人皆推吾父長者又曰吾父之歿也植年甫十有九未嘗諳戶外事吾弟幼者九歲吾妹幼

者猶在繈抱中賴吾母施孺人左提右挈以有今日吾母外持門户内勤操作送女迎婦代吾父支吾者二十餘年而始殁吾父不問生産有財輒分散貧交及疏兄弟既殁而家無餘貲吾母施予亦然病將革從子婦來視疾手白金償逋吾母猶却之曰若夫客外若盍留此資薪米乎葢其用意仁厚如此比直吾父吾母之大畧爾其懿行甚夥植老矣殆不能悉記而備數也因遂再拜流涕曰植之葬吾父也年尚少隧中之石闕焉未有

以刻今吾母又將葬矣敢以其辭累吾子遂出事狀及侍郎葉文敏公所撰翁小傳示予侍郎性耿介不妄許可顧傳中次第遺事畧如金君之言且謂洞庭人齪齪逐末趨利而獨推翁有古獨行君子風洵如是是可銘也翁諱汝爵字元調曾祖焰祖壁考有聲皆不仕翁少奉父命出嗣從祖祖父某後嘗考授禮部儒士晚而築室太湖之濱頟以觀濤故用以自號云享年五十卒於順治二年某月某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葬管家嶺之原

孺人享年八十卒於康熙二十年某月某日諸子卜於二十三年某月某日奉其柩合於翁兆子男四孝棐先翁一月卒孝植國子監生孝樞亦早卒孝梓女四適周時杰張起鴻葉文禜姚垠孫男女各六曾孫男女四銘曰

士而賈行吾所歎也賈而士行衆所難也孝友潔廉翁之賢也侍郎有云不可删也吾復申之後人之所徵信也

熊府君墓誌銘

府君既歿之三十有一年孤子源始奉其柩與元配徐孺人合葬於十一都華園村祖塋之次源自少知屬文以貧出贅數為童子句讀師每自傷年老矣不能襄翁媪葬事以為憾及葬來請予銘其壙中之石予按府君諱秉鉉姓熊氏字此玉自山東之青州徙著於吳逮君凡五世矣太學生諱紹奎者府君考也由舉人官福州府通判諱文燧者祖考也吳庠生授儒官諱壽柟者曾

祖考也由進士累至四川左布政諱佑者五世祖考也府君娶於徐予故徐出而府君實為予從母之夫先是予外王父有四女皆歸巨室而其家後皆中落獨府君與先大夫並時為諸生日益有名天啓四年秋先大夫甫踰冠試於鄉不售而府君卷已在薦中矣會同考與主考官意不合力爭不能得亦竟被黜閲三年先大夫舉鄉試府君益感激日夜記誦揣摩亦欲以科名自奮然訖濩落諸生中者若干年而卒為人坦易不問家產

有無晩歳偕予從母頗不相能由是益困壽六十有五
府君之歿也徐孺人學佛茹蔬棄去家政源及季弟尚
幼賴生母黄紡績相依以活府君得延血食者側室黄
之力也徐孺人壽六十有七後府君五年卒黄孺人壽
七十有七又後徐孺人十有八年卒至是并以黄祔男
治源涇女壻王蕙徽盛恒劉定張昇源涇皆黄孺人出
孫男常熟學生葭在曽孫男曰炳星炳府君之葬也治
若涇若諸女及壻皆前死無在者源獨力拮据不以貧

故廢禮昔魯公孫敖知叔服之能相人也見其二子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今源之於翁媪生食而死收之夫亦克家者矣或謂不及時而葬謂之渴葬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葬府君者過時矣吾子何以稱焉余曰源則何咎之有源之不能葬也萬不獲已於其貧也是故君子原之源雖廢學而萮在從子游讀書能文有名諸生中人稱府君有後云銘曰

有邱崇隆兮有水鬱盤從先人於兹土兮庶鞏且安

金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朝勲字令猷姓金氏金為吳著姓而其族非一府君先世有千户公諱恭二者當元之季卜居吳之吳苑鄉是為府君始祖鄉瀕太湖於是湖中多盜乘間肆出剽畧公率兩子三孫團集鄉人扞盜兩孫皆死於鬭而意氣不少沮所擒殺甚夥盜相戒不敢犯由是一鄉得完浙江行省上公功次授義兵千户而有司復名其鄉下保以旌之其子姓聚族而居至今稱下保金氏前

明二百七十餘年之間用科第及明經起家者相望既入

本朝府君之族曾祖舉於鄉者一人其從兄以進士高第入翰林者一人金氏方盛府君又種德積學庶幾能大亢其宗顧獨浮沉諸生中坎壈歿世以是知府君者共悼惜之云自千户公而下九傳為紹興府經歷諱某又一傳為縣學生諱某再傳為府學廩貢生諱應華即府君之曽祖與祖若父也府君自少聰頴甫成童受知

學使者每試輒在高等為人醇謹能以孝友律其身以儉勤理其家以仁恩逮其交戚鄰里父歿而事母夫人尤盡子道母微意咈必長跪以請俟其觧乃起伯兄與巨嫂相繼早世府君年少當室入則送往事居出則支撐門戶綜治生産咸井井有法兄之遺孤子在孩抱中拊之與已出無異先為之擇良乳媼繼又為之延名師選佳耦迄至成立葢始終如一日也何氏姑嫠居來依府君之父府君遵遺命奉養旁舍如其父在時最後言

於有司俾得以若節旌其門有所事師老而貧其家且燬於火府君出已貲築室悉具室中所需什器而歸之聞者尤以為難他若宗黨之婚嫁失時者不能喪葬者交游之以緩急有無告者一惟府君之歸府君應之無德色亦無倦容衆譁謂金氏積善之報將萃此矣然府君為諸生五試省闈不售以準貢入太學再試順天又俛得而失之一故知當要路遣使者以書幣招府君欲為道地推輓之府君恥緣他塗以進婉辭而止其恬於

進取如此康熙某年月日疾終於家享年四十有八配顧氏先府君十六年卒繼蔣氏側室陸氏某氏子男子二顧出者曰枋殤陸出者曰上簡廩貢生候授訓導子女子四顧出者許沈烜初未嫁卒蔣出者一適諸生蔣應鑨一許繆宗儼某出者尚幼孫男女四將卜葬府君於靈巖鄉顏家隖祖塋之次以顧孺人祔其孤來乞銘嗟夫吾觀吳中大家巨室席有祖父遺業往往不嫺詩禮之教其強者喜為鬬訟其弱者陷入於聲色裘馬蒱

博飲食之好而尤無良者則又愛吝賄財以市怨怒於衆葢未一再傳而敗其家者多矣若府君文行非特金氏保家子也殆所謂一鄉之善士與乃潛光匿耀卒弗及振以詒後人昔歐陽子有言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然則所以不朽府君者當在府君之子若孫而不繫乎銘之有無也序而詩之亦聊以慰其孤之意云爾銘曰

湖濱一曲喬木蒼蒼閱歲三百家族彌昌府君承之有

聲膠庠克保祖德表於一鄉謂宜顯融厥宗以亢時之不逢壽考是望中道而闕何報之爽匪報之爽天道有常其積也厚其流乃長垂休委祉後嗣之祥尚克有聞為府君光如曰無徵眎此銘章

李太公墓誌銘

李氏之先自洪洞避亂徙居涇陽踰六世當明世宗朝有諱世達者由進士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歿贈太保謚敏肅於是其族始大有二子長户部郎中梓無子以同

產子惟莊為後惟莊即太公父也官內閣中書舍人太公少不好弄遇同輩諸兒或有所忿爭恒退讓不與校中書公固已異之矣及中書公歿事母夫人有至性母雅好佛多所施捨太公輙多市方物奉母儲之以給用平生無他嗜好惟讀書鼓琴種樹豢魚以自娛尤精醫術全活人無算浮沈諸生中踰數十年晚而公子念慈字屺瞻者舉於鄉邑衆方敬愛太公前此皆曰李秀才善人何蹭蹬不偶乃爾豈天道報施或爽耶至是則曰

天將使食報於其子矣越三年屺瞻成進士衆益喜爲
太公賀繼而屺瞻授河間推官已又補廉州已又以裁
缺甫之任而罷於是衆稍失望曰天道故無知乎其後
改授新城知縣卒以註誤去官衆心益不厭而太公聞
之怡然自若也會
王師討叛滇屺瞻以才能薦任湖廣從軍遂補竟陵知
縣不數月復以博學宏辭薦試京師於是衆喜過望又
皆曰

天子必大用屺瞻矣太公自此食報未艾也

御試既竣京師譁謂屺瞻已前列語傳士大夫間絶不知所從來最後竟報罷無不為屺瞻搤腕太息者屺瞻亦悒悒不快棄官西歸甫抵里門猶逡巡琵縮懼無以順適太公意太公顧怡然如故呼屺瞻前曰菽水汝長物寧遽遜三牲九鼎耶吾故以養志期汝也其曠達多此類太公諱紹脩字慎間性最友愛屺瞻登第遂推同居故廬以予諸兄凡子姓來受學者其訓督視已子無

異家産中落猶百方為屺瞻延致名師且日治醇醪豐饌欵接四方諸賔客初不計家有無與人交温温若恐不得當不為町畦崖絶之行尤重然諾急人患難間接郡邑諸有司必舉地方利弊剴切陳説即忤其指不顧往往陰雪人寃不令其人知之或奉金為壽亦堅拒不納也既用醫術知名歲時必廣施藥餌遠近造請者踵相接其貧羸者天寒遠道輒捐酒肴飲食之有為親若長來者輒用好語慰藉人服藥多効亦不肯受餉謝也

嘗往平陽值竟陵老書生病脾卧邸中且久太公一見遽就榻拊視令僮為畚除糞穢出囊中所儲善藥躬煑飲之又時時命僮扶掖之至平復乃已其友人平陽太守代饋太公白金五十兩太公笑卻曰吾自行吾素耳卒不見太守而去其居平積善如此以是敬愛太公者無長少貴賤戚疏一也享年七十有二以康熈某年月日卒於家元室常氏享年十有九生子男一即念慈也繼室扈氏享年四十有五亦生子男一曰慕慈孫男女

各三兩室皆有賢行先葬縣東南十五里太保公之墓次卜於其年月日奉太公柩往合焉琬交屺瞻三十年矣且同舉宏詞嘗推服屺瞻才學謂髙出琬輩數人之上而傷其坎坷於世今年來過吳門則屺瞻亦已老矣出所撰行畧命琬誌太公墓琬故多抑揚往復感歎之語非直慰屺瞻也抑將慰太公於地下不知有當屺瞻否也銘曰

李出隴西緊鼻祖兮散而徂遷指秦土兮維敏肅公肇

簪纓兮理學事功國股肱兮文孫繼之敦文行兮為善不怠積餘慶兮爰有令子稱逸足兮既翔天衢蹶不復兮天道茫茫杳難量兮壽考令終詒謀長兮宰木鬱葱築幽室兮往配爾祖以俟爾後之昌且熾兮

鄉飲大賓周翁墓誌銘

予既以衰疾屏居虎邱東麓嘗有無錫周翁貞茲者相遇於半塘因遂造予草廬且命其長孫標次孫祭珩從予游於是翁年近七十矣鬚眉郁然其色辭甚恭其登

降步趨甚偉兩生侍側予數叩其學術論議文章悉有
原委非近世固陋浮薄者比間以訪翁之鄉人則曰翁
為侍郎文恪公之再世孫其人孝友敦樸舉凡綜理家
政戒督子孫高下無不中度葢馬少游所稱鄉里善人
是也識者謂當有積善之報既而榮珩以諸生試學使
者裒然出府學生數百人右或以是為翁喜予聞之曰
未也兩生具有雋才而又恂恂克循家學異時將各致
顯融以有光於文恪公則翁之食報諸孫者繼自今庶

幾其未有艾也今年秋七月兩生衰經踵予門哭告翁捐館舍已踰月矣享年七十有一將卜葬舉莿山祖塋之次乃徵予銘予為之潸然出涕不敢用衰疾辭姑掇兩生所纘事實序而銘諸翁諱嘉申貞玆其字父如璜官典簿王父炳文累官都察院都事曽王父子義累官掌詹事府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恪以次子文簡公炳謨貴再贈太子少保父子皆著聲迹翁雖貴公子孫而文恪公素以公廉自持苞苴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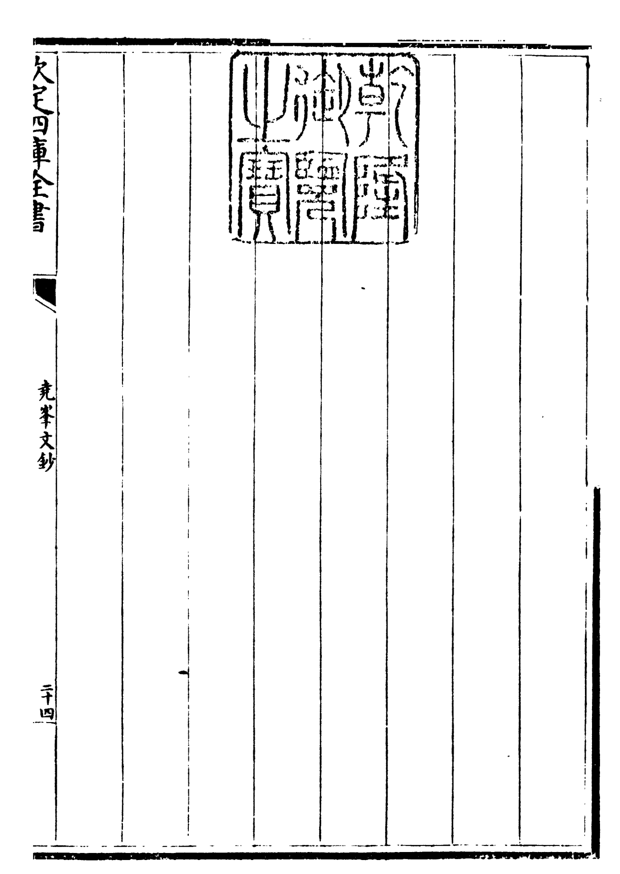
其門身歿未久家無餘貲再傳至典簿公所析汙萊不逮數頃顧雅好結納每四方之客至供張饋遺費且無算其產遂以中落訖典簿公晚歲翁兄弟遂如窶人寒士矣乃棄文恪公故第於人而翁之兩兄又最困翁獨奉典簿公僻居縣之西郭外生計屢空絕不以介意也然父子遥望故第輒相顧歎息曰吾三世席先人遺業不獲兢兢保守柰堂構何於是翁削衣縮食銖寸累積以謀復故第其人斷斷不可父歿若干年始能傾橐中

所有倍故值以償然後得之凡以遵典簿公意也平居撫未笄妹如女撫幼弟如子事兩兄及待族親尤曲盡恩禮死而不能舉者前後踰十七喪其歛埋一出於翁文恪公故有祠田若干畝廢鬻已盡翁特割膏腴一頃補之至於賙親黨之患赴公家之急尤日夜惟恐不及先是典簿公號長者族中豪強或歴肆凌侮公嘗撰自述數百言頗寓微指翁奉遺令版行以示同邑其人大憤所以扼翁萬端翁受之不校鄉人尤推其雅量云少

而篤志於學及明社既屋自以累世仕宦竟捨去舉子業悉力市故籍延名師以訓其子未幾其長君繼高遂舉於鄉逮長君不禄其訓兩孤孫亦如之以是彬彬嗣起為同輩所稱說予故曰食報未艾良有以哉翁三舉鄉飲賓卒於康熈二十八年六月二日葬於是年十一月某日配成氏子二繼高順治庚子舉人考授内閣中書舍人先翁卒家肇側室出女一適諸生吕晉孫男三標太學生棨珩常州府學生椿孫女八曾孫男四焞燽

熺烔曾孫女一始文恪公之葬也申文定公文其碑許文穆公誌其壙都事公與典簿公之葬也鄒宫諭德溥及馬博士瑞為之銘其人類皆前代名臣碩儒卓然有聞故能奮其筆墨闡揚遺事於後世顧予何人才學譾劣且當衰疾之餘欲使繼前賢之後為翁不朽計不亦傎乎然而此兩生之志也不可不銘銘曰

歲集屠維日纏析木巨區之瀕峯剎之麓築是幽宫是栖我翁克委厥祉詒我孫子以被於無窮


乾隆御覽之寶

堯峯文鈔卷十六